

小兵三部曲第一部



王士美

勇敢的骑兵

勇敢的骑兵

王士美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177,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180册

书号：10091·869 定价：0.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骑兵独立团进行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

小说描绘了骑兵部队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展现了英雄的铁骑兵在黄河故道上剿灭恶毛驴匪帮的雄伟壮阔的战争场面。塑造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铁骑兵的英雄群象，特别是对小骑兵赛罕更是刻画得栩栩如生、鲜明可爱。作品通过小赛罕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不断成长的经过，歌颂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以及英勇顽强、浴血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刚健流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作者曾亲身在骑兵部队里参加过战斗。这部小说实际是他在部队生活的结晶，因而读起来亲切感人、形象逼真。

目 录

第一章	“豆不点儿”的小兵……………	(1)
第二章	三号马刀和冲锋枪……………	(27)
第三章	武达班长和“馍馍肉”……………	(54)
第四章	魔鬼和布满“鬼火”的树林……………	(81)
第五章	战斗命令传下来……………	(132)
第六章	小黑马怎样渡过了二黄河……………	(154)
第七章	第一次冲击……………	(187)
第八章	黄河故道上的激战……………	(214)
第九章	有一个姐姐叫黑铃……………	(253)
第十章	奔马向东方……………	(279)

第一章

“豆不点儿”的小兵

小草和大树是一样可以抗击暴风雨的。

作者手记

—

一九四九年。金色的秋天啊！

久已闻名，威震敌胆的大青山骑兵游击队，光荣升级，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编入到华北野战军铁骑兵独立旅的第二团来了。

这是游击队员们最喜庆的日子。

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大都很快被调迁分配到了新的

• 1 •

战斗岗位。唯独剩下来了一个“游击队的儿子”小赛罕，好象是一艘小木船似的，在黄河滩上搁浅了。

他被留在团部政治处群工股继续待分配。没有发给他新的枪支弹药，没有发给他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当然也没发给他光荣的符号和帽徽。他还穿着从游击队穿来的那套和老百姓的衣裳不差多少的服装。脑门上留着一撮“小马鬃”，在游击队里是不戴帽子的。上身，光脊梁穿着一件有汗渍白印儿的青布小褂；下身，穿一条高吊在小腿上的短腿裤。挂满黑渍的两只赤脚板，蹬着一双实帮硬底儿的牛鼻子鞋。与一般的农村孩子的不同之处，就是他腰间还扎着一条皮带。皮带上还挂着一把刺刀和一个小手榴弹弹袋，弹袋里放着两枚赤黄短把乌黑脑袋的小手榴弹。

他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个子长的到老高不矮，却是细瘦挑挑的。两肩发柳，胸板也挺窄。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颗在苦水里泡大的嫩秧苗。在他那张小圆脸上，一双机警的大眼睛轱辘轱辘转着，包含着那么多沉郁的颜色和冷峻的光芒。他那嘴巴挺严肃，甚至总是挺严厉地紧闭着，那种从嘴角上显露出来的凌厉的锐气，叫人真能感觉到他就是一个“游击队的儿子”。

大同志、大战友们都分配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了。他怎么办？

小赛罕现在已经急得满心要着火。

他的两只小眼睛眦眦了起来，又象要冒火，又象要出泪。

他的嘴唇也在一夜之间裂出了细细的血口子。在游击队驰马钻山到处寻机袭扰敌人，实行打了就跑的麻雀战术那些

流血流汗、艰辛困苦的日子里，吃黑豆掺糠的大窝头，都赛过吃饺子一样香。可是到了眼下，连黄澄澄的油香油香的小米饭给小赛罕端来，他也心焦火燎的吃不下了。

不过，他不会发急地打转，也不会发急地跳高。他坐在政治处院心里那块老大的上马石上，用两只紧紧攥成拳头的小黑的小手，托着气鼓鼓的腮帮。他的眼睛直眨眨地沉默着，沉思和发呆。

他心中也在翻腾着满心的焦愁啊！

他真受不了：在别人高兴的日子，却变成了他的焦愁的日子。

他正怅怅然地发急发闷，满心象要着火一样干焦愁的时候，忽然从院门外传来了一声喊他的声音：

“赛罕！——小赛罕！”

小赛罕猛地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从前一起跟他在游击队里翻山越岭打仗的一个名叫马三保的大战友来了。

“赛罕呀！怎么啦？还不让你‘升级’呀？”

马三保走过来，亲切地搂住了小赛罕的肩膀。

几天来，游击队的大战友们，都很挂惦和关注小赛罕的命运。分配到战斗连队去的大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请假来政治处看望小赛罕，打听组织上对小赛罕安置和分配的最后消息。血肉相联的战友情深啊！何况小赛罕真的曾经是一个“游击队的儿子”呢。

小赛罕腾的一下站起来，他依在了马三保的胸前，鼻尖立刻又有些酸了，满心委屈呼呼地往上涌，差一点泪水就要从眼眶里流出来了。

“别难过，小赛罕！不要急，小赛罕！”马三保安慰着小赛罕。他很害怕小赛罕呜呜哭起来。他完全知道小赛罕现在心中的委屈。他故意佯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想把小赛罕也引逗得高兴起来。马上就对小赛罕说：“小赛罕，你看，我那支老套筒交啦。你看，又发给我的这支小马枪多漂亮呀！你瞧，这支小马枪叫你背在肩上，也能背得起来啦。……”

小赛罕忍不住羡慕地朝马三保端起来的小马枪上扫了一眼。

“嘻嘻，好吧？”马三保真有些高兴起来，禁不住乐了。他放下了“三八”小马枪，又托起了腰间挎着的大马刀来，在小赛罕眼前一亮，又说：“你再看这个，真正的大马刀。再用不着抡咱们游击队的鬼头刀啦。你瞧，有刀有鞘，亮闪闪的，拔出来朝那柳条儿树梢砍去，‘吃啦’一声，柳条儿树梢就能被砍去一片。只费芝麻一点儿劲就行。你也肯定能抡得动。”

小赛罕受到了鼓舞，终于也有了几分高兴。他伸出手来，又羡慕又喜爱地摸了摸马三保大马刀的刀库，试图再拔出刀库里的大刀片子来看看。马三保立刻打开刀鞘上的机关，要让小赛罕把白亮的马刀片子拉出来见识见识，让他高高兴兴地笑上一笑。

可是，小赛罕只拉了一半，“咔”的一声，把刀和刀鞘合上了。他又拧起了两弯浓眉来，脸上又涌起了一种激怒和委屈的情绪。眼睛里又开始显得水汪汪的。

马三保心里又有些慌了。他马上想到，不该用新领来的心爱的刀枪招引小赛罕看。这会馋坏他的。于是，他赶忙又想

法转移和冲淡小赛罕眼馋刀枪激起来的烦恼情绪。他马上放下了马刀，把它推到后腰背后边去，然后拽住了小赛罕的手，说：“小赛罕，你看这符号，红杠白地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你看，背面还有字哪，你知道吗？”马三保翻着胸前符号的背面，让小赛罕扬起脸来看：“你看，这里是姓名：马三保。要是你的，就写上赛罕。”马三保一边说，一边向赛罕点点头。接着又说：“你看，这里是部别，就是咱们华野独立骑兵旅二团四连。职别呢？是战士。多带劲儿呀！还有这帽子上的帽徽：‘八一’……”马三保说着，又扯下帽子来，要让小赛罕看他的帽徽。这时，小赛罕却猛地又蹲坐在那块上马石上，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哎，哎，小赛罕，你怎么哭起来啦？”马三保本想让小赛罕开开心，却不想弄巧成拙，把小赛罕弄哭了。他立刻又慌又吓，赶忙搂住小赛罕的肩膀，坐下来哄劝着：“小赛罕，你别哭，你别哭呀？你想要怎么的呀？……”

“我要回游击队！呜呜……”小赛罕终于说出一句话来。

马三保的眼圈立刻红了。他把小赛罕的肩膀搂得更紧，半天才说出话来：

“赛罕，我知道你又成了没娘孩儿啦。可是，咱们游击支队，你还怎么能回得去呀？队长政委都牺牲了。咱们全队人马都‘升级’到了正规部队。你到哪儿还能回游击队呀？……”

“那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升级’？呜呜……”

马三保无话好说了。忽然，他也鼻孔一酸，扑簌簌地流

下泪来。

正在这时，一阵爽朗的说笑声，从团政治处的院子门外传了进来。

二

一男一女，两个身着解放军干部服的年轻干部走进了院子里来。男的细瘦高挑，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有几分扑扑风尘，看上去教人觉得亲切和蔼。女的呢？梳着短短的头，长着一副扁扁的团脸，脸上爬满了那么老多的雀斑，两片嘴唇是薄薄的，好象喜欢嘻嘻哈哈。

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干部进到院里来，看见一个大战友正搂着小赛罕的肩膀，坐在院心里的拴马桩旁边的上马石上哭泣，立刻都收住了说笑，朝这边走了过来。

男干部把手放在马三保肩上，摇了摇他说：“哟！这不是马三保同志吗？怎么跑到这里来哭了呢？”

马三保擦了一把眼泪，抬头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政治处群工股的韩干事。他立时站了起来，冲着韩干事就说：

“韩干事！你们不是说要好好安置和分配小赛罕吗？”

韩干事忽然掏出了一包水果糖来，塞在了还蹲在上马石上呜呜抽泣的小赛罕的怀里。他又从后腰扯下一条白手巾来，擦了一把自己脸上的尘土和汗水，然后又擦着他的眼镜，抬起脸来对马三保说：“这不，我们不正在想办法吗？”

“想什么办法？让他和我们一样‘升级’，编到连里边去不就行了吗？”马三保抬眼盯住韩干事说。

韩干事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隐约的苦笑，对马三保说：“同志，咱们可不是游击队啦。在正规部队里，你在哪儿见到过这么豆不点儿的小兵呢？再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胜利诞生啦。这么豆不点儿的孩子，该是让他们吃苹果，上学堂的时候啦。咱们怎么还能拉着他们去出生入死的冲锋打仗呀？”

马三保险一红，又说不出话来了。

小赛罕却忽然把那一包水果糖往韩干事脚下一摔，擦一把泪眼，歪起头来说：

“你不要我，我就回游击队，呜呜……”他说着，抽泣得更痛心了。

站在韩干事身边的那个女兵，一见小赛罕这个倔强的模样儿，立时禁不住哧哧地笑了。她说了一句：

“喂，这个豆不点儿的娃娃，还挺硬的啦！……”

小赛罕歪起头来，打量一下这个女兵，禁不住鄙夷地把嘴一撇，抗议着说：“谁是豆不点儿娃娃？你瞎啦？人家是游击队员！”小赛罕一边说，一边把两只冒火的眼睛紧紧地盯住她。

女兵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呵！好一个游击队员呀！哈哈！……”她说着，回过脸来，对韩干事说：“韩干事，咱们团里边不能收他，就把他送到旅部文工队去吧。上一回排演《血泪仇》，我饰演奶奶，就找不到一个能演小孙孙的小鬼。如果有了这个豆不点儿，再调我回旅部演戏，就再也不用愁没有个孙孙啦！”她一边说，又一边哈哈地嘻笑起来。

小赛罕却早火了。他“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冲着女兵

• 7 •

就发威，喊着：“看你那个样儿！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就要叫我管你叫奶奶？”他的两只黑黑的小手紧攥着拳头，差一点儿就要抡起来了。

女兵却哈哈笑得更欢了，说：“哟，你这个豆不点儿的孩子，还挺厉害呀！”

“谁要你欺负我哩？”小赛罕顶了她一句。

“你不是要参加解放军当兵吗？我不是给你想点子想办法呢吗？”女兵还是笑着，把一只手放到了小赛罕肩上。

小赛罕一甩膀子，闪开了她，又说了一句：

“想办法就让我给你当孙子？你七老？还是八十？”

女兵说：

“你问我这个呀？哈哈，小同志，我不大不小，二十二岁。总比你大得多。你要想当解放军呀，你就别怕吃亏。咱们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战士，是人民的儿子。只要革命需要，为着人民的利益，一声令下，流血流汗，打仗冲锋，都得上。如果让你到文工队，让你演戏当孙孙，叫我奶奶，你也得叫。你明白了吗？哈哈……”

小赛罕一肚子气，开始缓和下来了。他心里暗想：也许这个女兵真还是一片好心吧？真是在向着他说话吧？他睁眼细细看一看这个女兵。她的脸盘虽然扁扁的，而且爬满了那么多的雀斑。刚才在气头上看她，长得真难看。现在气头开始缓下来了，发现她也还不难看，甚至还是挺漂亮的呢，瞧那两只大眼睛，又热情又爽朗，那两片嘴唇也叫人觉得是怪亲切的了。

不过，小赛罕还是觉得，小游击队员一定也要‘升级’，

解放军战士一定要当上。可是，给这个女兵当小孙孙却坚决不行。如果要小赛罕从今以后总叫她姐姐，小赛罕在心里琢磨，到是可以很乐意的。

女兵好象看出了他的心思，又一笑，伸出手来又摸了摸小赛罕头上的那一撮“小马鬃”说：“要是正式升级当了兵，这样的‘小马鬃’可不能留了……”

正好这时候，一脸黑黢黢腮帮胡子的老司务长——游击队的老司务长，现在‘升级’当上了团部供给处的给养股长的，也是大青山骑兵游击队在和流窜回土默川平原的国民党残匪恶毛驴匪帮的最后一场激战中剩下来的，唯一的一名干部同志曹保宽来了。

他的脸铁青着。

他看了马三保一眼，严厉地说：

“还不快回你们四连去！又来招惹他干么？小赛罕有党、有组织关心安排他嘛，用你们瞎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快回去上操去。咱们现在‘升级’了嘛，哪能还象在游击队？快走呀！……”

马三保伏在小赛罕耳根上耳语了一句什么。把韩干事拣起来的那包水果糖又拿过来，塞给了小赛罕说：“韩干事送你一包糖，你要收下嘛。同志哩，韩干事向着你哩！……”他说着，看了一眼韩干事，又看了一眼老司务长，拎起枪来又回头看看小赛罕，然后走了。

老司务长揸着脸子，看着马三保走出了大门，回过脸来首先瞧了一眼女兵黑铃。他知道她是从旅部新调到二团团部来担任文化教员的一个文工团员，是一个知识分子儿。他朝

她客气地笑了一笑。不过这种笑却只有一声“嘿嘿”，嘴角和脸上却没有笑的颜色。他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嶙爬满青筋的老手，转过脸去便开始疼爱地抚摸着小赛罕的脑袋，手掌朝前摸过来，摸着赛罕脑门上的“小马鬃”。手掌朝后摸过去，摸着赛罕的后脑勺。半天，他才又转过脸来，对黑铃说：

“黑教员，这孩子，眼下心里有火，焦得很，烧得他很难受啊！……”

黑铃马上也笑笑，准备要说一句什么话。

老司务长却扯起了小赛罕的手来，就要向院外走去。

韩干事忽然想叫一声“曹股长”，吆唤住老司务长，请他留一留步，向他解释一句什么。

老司务长正好又猛地转过了身来，脸条变得更加铁青，嘴巴哆嗦了好几下，看着韩干事。忽然声音里带着那么厚重的颤音，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

“韩干事，你想把我们的小赛罕送到孤儿院去？还是想把他送到耶稣会的育婴堂去？哼哼！……”

韩干事终于趋身过来，叫了一声：“曹股长，你听我说嘛……”

“哼！亏你能想得到！……”老司务长嘟哝了一声，脸子擗得更黑更长，根本不想听韩干事再说什么，已经扯着小赛罕的一只手，走到了团政治处的大门外来。

老司务长站下来，又回脸端详端详小赛罕。抬手又顺了顺小赛罕脑门上的“小马鬃”毛，扯了扯他上身的青布褂，正了正他腰里扎着的皮带和皮带上挂着的那把刺刀和装着两颗手榴弹的那个手榴弹袋。然后又看看他的吊腿短裤，看着

他蹬着实帮硬底鞋的两只黑黑的赤脚，老司务长马上从衣襟下的腰带上抽出一双布袜子来，塞给小赛罕说：

“给！”

“干什么？”

“穿上。穿着整齐点儿。我带你去找政委和团长！”

小赛罕迅疾地穿起了鞋袜。他不由地又自己挺了挺胸膛，然后跟着老司务长向前走。

三

村街上。

阿尤喜团长和胡新政政委正并肩从街头那面走来。他们身后跟着他们各自的警卫员。团长的警卫员叫武达，是一个刚刚二十岁的黑壮小伙子，浓眉大眼宽颧骨，有一种蒙古族年轻驯马手那样的冷峻的面部表情。政委的警卫员叫英超，却长着一副秀气的白白的团脸，秀眉环眼，看上去象一个从深山沟的小村里走出来的小姑娘。他刚刚十六岁。腼腼腆腆的样儿，就是不笑的脸上，仿佛也带着微微的笑。

他俩一人手里牵着两匹鞍马，远远地跟在团长和政委的后边，唠着他们自己的话。

团长和政委也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走到一个废弃了的残破的碾道旁，阿尤喜团长一眼看见了迎面走来的新‘升级’当了给养股长的老司务长曹保宽，当然也同时看到了他手中拉扯着走来的小赛罕。

阿尤喜团长的一张典型的蒙古族壮汉子的铜盆大脸，马

上呵呵地笑了开来，挥着一双大手，远远地就向老司务长打招呼：

“耶！老司务长同志！哈哈！你好呀！‘升级’到正规部队，辛苦了。受得了吗？”

老司务长走过来，站下，憨憨地笑了一笑，问了一声：

“团长好！政委好！”然后就说，“团长，其实，在野战军正规部队里，比在游击队里舒服多啦。在游击队里，吃也发愁，穿也发愁，仗打多了，枪支弹药短缺也叫人发愁呀。现在呢？‘升级’到了正规部队了。我还愁啥？！没有愁事啦。……”

阿尤喜团长高兴地纵声大笑起来，亲切地拍着老司务长的肩说：

“唔！老战友，照你这么说，咱们野战部队，要比游击队里舒服的多啦！？是吗？”

“这当然呀！这当然呀！”老司务长回答着。

阿尤喜团长用劲儿重重地拍着老司务长的肩，又说：

“可是，老战友耶，咱们正规部队可是要打硬仗的哟。要冲锋，砍杀，大刀片子抡起来，要象割韭菜那样齐刷刷地砍下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匪的脑袋瓜子呢！”

阿尤喜团长笑咧咧地说着，说的内容冷隽，语调却诙谐。

老司务长却郑重地说：

“其实，团长呀，我们游击队那阵子，也是不打软仗哩。有一回我们十二个同志，还包括着这个娃娃，那是去年，他比今年还小，刚刚十岁。”

老司务长说着，把躲在他身后的赛罕扯到前面来。

阿尤喜团长立刻伸出一双大手，喜爱地夹了夹小赛罕的

面颊。

政委也立刻伸过手来，摸着小赛罕留着一撮“小马鬃”的脑袋瓜。

小赛罕却将身子和脑袋一缩，又躲到了老司务长的背后，只是鼓着腮帮，瞪着圆眼，并不友好地扫了团长和政委一眼。他多少有点害怕这两个令人感到严厉的人。但是他主要的是对这两个人还有满满一肚子“恼恨”。他已经听人家说了，就是这个团长和这个政委，硬是卡着，不同意让小赛罕“升级”参军，所以，他心里不能不装满了对这两个人的“恼恨”。

阿尤喜团长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回脸又对老司务长说：

“耶，瞧这个小勇士，还象个怯生的孩子，怕见人哪。”

老司务长拉了小赛罕一把。他马上对团长说：

“他怕见自己人。他怕见首长。可是他绝不怕见敌人，绝不怕见恶毛驴国民党匪帮。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去年那一次，这娃娃才刚十岁。我们十二个同志和恶毛驴的土匪骑兵遭遇上了。他们在山下，我们在山上。我们狠狠咬了他们一口，撂倒他们十几个人马，便拨马往后山老林子里钻。气红了眼的恶毛驴，亲自带领他的四百骑兵，象拉大网抓小鱼儿似的冲着我们十二个人马兜尾追来。我们已经占了便宜，不能再和他们恋战。我们就跑呀，跑呀，拼劲儿地放马跑。恶毛驴的骑兵就追呀追呀，拼着他们的猛劲儿追。一边追一边猛喊：‘抓活的！杀呀！’喊声真象山倒了一般，真有点儿吓人呢。可是这孩子，突然间‘出溜’一下竟跳下他那匹光脊梁的马来，抡起石头块子就向从山下尾追上来的敌人砸